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周輝著

清波雜誌

下冊

進步書局校印

平
天
地
一
色

清
風
白
雪
紅
梅
綠
柳

清波雜志卷第九

宋 周煒撰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商刻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廂潭。初。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為擾。天聖間。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煒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陰丁字。有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話一言。舉足為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子恕。哀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奧義。嘗叩公門人郎暉。暉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奪。

封罷朝謁久之復其遂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

始熊克所著九朝通書富弼繳還遂國之封實錄本傳不載止見於蘇轍龍川別志

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啟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項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輝見老先生言安定為此說必有謂豈其男女婚嫁

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然與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交遊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本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

梁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貧樂。羣賢矣哉。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策以俸券還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為得。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卻之近名也。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一日訝幕客多商刻游。責曰。

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荅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

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潁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清洞。

即此時也。

時向書祠部員外郎直賢院判河南府謝希深與歐陽諸公皆以王事從嵩山之游。謝有二書抵梅聖俞。歷敘登覽之勝。梅答以長篇。時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

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

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煇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為尊俎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銜特價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總宜之名為佳特恐無敢承當者

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與洪王父共成此編非駒父之所續也意此語當得其實煇傳本誤矣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云久乃勾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貨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力請不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鎮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子也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於此等優為之特今之人為難能司馬溫公曾魯公各有似此一事傳於世文多不載

江南自春初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棟花風居後煇少小時嘗從同

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倦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蠟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溫存着規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云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止今所謂航船者俗名輕舫如航湖航海亦為常談

張景陽七命載在文選有汎三翼汎中汎之句所謂三翼皆巨戰船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

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

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

峯碧聚

闌干淚臉也見鄴侯家傳愁到眉峯碧聚乃張泌思越人詞黛眉愁聚春碧

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覩斷雨

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閒罷杭州

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

游也乾道閒舅氏張仁仲宰武康輝往見留三日徧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

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蹟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

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荊公。而削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敞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為博士。聞於朝。徹去。

客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貓。乃供豬觀腸。詰之。云此閒例。以此為貓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遂日買貓食。蓋北姚本品味止以羊為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瑗學。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積聞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取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為國具瞻。既膺大拜。不應偃然即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由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微任輕。進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也。凡降旨。日下供職者。皆未受告。

食無精糲。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煇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類留意庖饌。非特調羹應律令。且三字爛熟少。爛則易於咀嚼。熟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饕餮。而飯後品。煇項出疆。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邊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蓋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斤者。驛頓早晚供羊甚腆。既苦生硬。且雜以蕪羹醬。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說。製以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荊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簡何斯舉。治具待客。亦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今日蔬食。起權輿之數。說食經而偶及此。

煇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傯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
餘盡次序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記向年貨田句金不遂取
途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濡滯良久殊失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
歸歸止攜一布囊人謂其閒必珍貨也後數日會親戚啟囊乃歐陽公新修五代史
彙數快李廷珪墨一笏而已煇用此書於日記後先人為之一笑自隆興癸未至紹
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泫然

王立之詩話書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一判官以詩為賀宗古曰玩我
欲繳進為人勸止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為代一日郡宴鄱江樓黃作木蘭花
詞上別乘有監郡風流懽洽之語亦貽怒繳申郡牒問風流懽洽實迹黃歷考古今
風流懽洽出處辨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
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特未知宗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
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韵池字韵注云池水沼
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

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雷風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訛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應此除。曷不循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是無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闌木蘭花云。娉娉嫋嫋。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為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鸚鵡喚銀屏睡起。因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鑑。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惜惜密意。空作江邊解佩項。在上饒得此詞。於是族無咎跋云。大觀

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李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李良云。可書也。伯比李良當是羣從。風流縕藉。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游戲於杯酒間。餘一說。乃陳襲為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內相已載在夷堅志。語皆合。一餘未詳。姚本云。語皆合。餘一未詳。軍帥丁憂。詔起復。迨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輩銜內。必帶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劄上帶下來。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釐務。堅要供職。人亦語之。在法只合閒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趁辦課利。豈敢閒坐。請他料錢。三者可補笑林之遺。

舊制御廚折食

姚本

錢。凡十一等。第一等舊折八十餘千。紹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

至第十一等。舊折三十千。亦損其半。然尚宮內人。赴景靈宮酌獻。卻係臨安府依格撰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釘飪。姚本無釘字。炊作炒肉。煮菜羹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麪五兩。菜豆粉二兩。米五合。薪炭之屬。準此其儉如此。或乃云承平舊制。雖御廚未等折食。則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為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

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謗。又言姬者。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譏。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三人相。時建請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時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姚本第九卷止於此

中表張元友。謂理減年賞。於浙東鹽司。吏以賂不滿。欲實封奏狀。外封貼黃。以謂為渭。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悞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按酒官。醢造違律。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豈刻木輩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漬為清者。以是知添改偏旁。有自來矣。姚本此條在第十卷之首。商本無

清波雜誌卷第九終

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誌卷之九終

清波雜志卷第十

宋 周煥撰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坐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為少多

非文正之賢其能成乃父之志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凋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為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寫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目錄特書此四詩蓋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寫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為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唃廝囉族部。蕃法部

姚本

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

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以行。李復圭云。爾暉得劉氏西行錄。乃渙所紀往返繫日。以書甚悉。且多篇詠。雖所至必與蕃僧接。且賴其鄉導。既仗使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恩信。稱詔錫賚茶絲。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澠水燕談。皆及渙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渙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徹簾還政。後為右正言。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為文奧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彫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錄。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辭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為文奧澀。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堂白三經義已鏤板頒行。王荊公字說亦合頒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間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於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疊石外固厥後剝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圯於潮汐時待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資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煇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

鹽席錢緡之數見吳陵志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為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于幼居東都因古牆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遜景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無錫鄉士張公尚字思齊三舍時為名進士蹭蹬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召試待廷對聞夢人語之官人往和州請衣既覺巨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祿之地張自